

杏廬文鈔

卷六之卷八



832673

杏廬文鈔卷六

課孫翼後圖記

客冬柳時庵先生延畫史蔡月槎繪己小像并肖其孫  
念曾慕曾二生于其側几案書硯位置秩然先生高座  
撚頰容色充然其執筆伸紙口欲發聲者念曾也植立  
矐然若背誦其所習者慕曾也名之曰課孫翼後圖而  
屬子爲之記余不文顧忝在賓階輒爲言以請質曰詩  
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誌豐芑也其時下逮州序黨庠  
家塾罔非有德有造蓋父兄之教必先子弟之率必謹  
蒸蒸焉化成菁莪而後豐水之澤沛如也流風衰歇降

杏廬文鈔

卷六

一

及唐宋以來專爲科舉之學祖父所望於孫子者速化  
而已閒有引翼于孝弟忠信之涂則又以潛洊不彰無  
以爲宗族交遊光寵自非有超世絕俗之見克篤于仁  
義者鮮不溺焉夫修天爵以要人爵孟子猶以爲惑至  
專科舉而不知仁義古人其謂之何耶今先生年六十  
有二習起宵寐日有課程兩孫趨侍懇懇乎文有其質  
一堂之上書聲琅然天竹桂樹綠映窗櫺渺不知塵世  
閒更有何樂又何有戚戚之介于心哉先是先生子子  
範明經克承篤實之學以暴疾卒先生以翼子之心轉  
而翼孫其不能已于教督也固宜昔漢鄭康成亦嘗教  
其孫矣然迹其所爲教子書有曰德行立于己志若致

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則其課小同也當無不同先生殆  
有取乎此也顧其中退然恆與余以德行相勸予竊見  
先生聯族利世之道往往近古至其斥囂子獎樸人姁  
姁諱諱口重意滿如將不及可謂得于心而發諸外矣  
余薄植淺質何以益先生惟冀二生之脩其孝弟忠信  
以厚培鵬翼之風則庶乎可以讀父書而繩其祖武焉  
已

杏廬文鈔

卷六

二

澗南泖西有鎮焉隸于青浦縣曰金澤古紀所謂金澤牛塘諸勝是也東挹九峯南控浙水磅礴流衍豈無人傑足以振風會而維世道顧所以確厲之者亦必有其術矣古稱書院以維學校之衰肇于唐盛于明然而羣焉是萃師長必以性命義利相辨析若宋之四大書院尤其著者風氣日夷至以聾聵詆嫫標幟闖牖獨不思聖賢大指不過欲人得諸心而行諸躬有不能已于中始本服習之精廓而大之是故功業之成成于此文章之著著于此卽科目取士亦取乎此而已夫豈有他說以淆乎性命義利之辨也哉金澤宋有白社書院衛富杏廬文鈔卷六三

建之以賦詩講道有司怪其迂毀之書院賦詩非也以講道爲迂亦非也毀書院尤非有司楙教育才之心也今邑宰石門吳侯康壽慨然有感乎斯爰捐廉爲倡建金溪書院聘陸明經瓦鴻主講以助勸多士淦實經紀其役旣爲一言以諭諸君子曰孝如姚玘學如徐貞永勤于官如楊道亨非皆鎮之先民乎哉近世以來流風寂寂焉夫豈地靈之或有靳歟抑所以確厲之者術未至也今旣得良有司之倡導與夫名師長之甄迪然則繼此以往諸君子講習于斯者其必以有本之學交相扶植安知異日不有趾美姚徐者出以壯數百年山川之色焉蓋日望之矣

耿乎耿乎其微乎來乎來乎其逆乎諸子曰是可以觀象帝之先元黃一氣混混森森欲豁未豁劃然一霆萬狀首首凝峙流停物吾不知其所以物也人吾不知其所以人也日而月之星而宿之五行之氣且生且稟潛植飛伏喙趾蠕蜎肖翹之屬其皆含乎耿耿者耶其迭消迭長而初無加損之跡焉者耶夫然而恆入也概可知耳矣棘其秀而腴其濁燻其燥而冰其伏謂大非潛植數者之比而豈得耶不恆其人者一反乎是其含乎耿耿而百斲百光以通其微者耶雖然有鑠焉鑠于外者網其貌鑠于中者發其神網其貌者變而不來知發

杏廬文鈔

卷六

四

其神者之變而來者也百斲百光而通乎微焉者也然有于其所不來而因于其來者也能逆其不來者而亦來中爲外之表貌不能關其神也然則吾心之眞也蓋森乎象帝之先而混乎先之先先之先其逆焉者也嬉乎其春秋不能榮落也頽乎其烈迅不能蘇植也浩浩乎其自馭而自控也不醅乎九醞之沃不怡乎英韶之奏饗之以列鼎太牢不肥不澤承襲之以華磨不色不臭也矧冒逐蝨蝨之所嗜焉者耶上弦下弦金水平分亭亭者吾心之眞耶終古耿焉而逆焉者耶控厥象以緇厥鑠其庸有瘡于不坎不離超然常逆焉者耶微乎微乎崑崙盤根有滴瑩然大海之驪毓萬光怪而胎其



光緒十年五月癸卯晦日舖有龍自吳江雪落濛馳向青浦澱湖之南顛攪金澤港而東狂風雷雹隨之至婁縣之徐家墩騰而上大爲災凡被災以人死計者三十餘以傷計者一百數十以戶計者二百數十以口計者且千以村計者二十六日金澤港西王南岑蔡巷大張港西岑荷花池王田小坪瓢河祝家灣謝宅關大船頭陳公浜潘家厰趙家厰牌樓橋莊家浜界涇婁縣之林家角庵基浜新宅里李木浜徐家墩皆災區也廬舍村率敗毀三四至四五十不等破瓴壞垣者倍蓰之牛畜水車舟楫鉏耨資以農之屬倉困露積之屬以炊以食

杏廬文鈔

卷六

六

以休臥以衣被蔽履凡日用工作器物之屬悉蕩于虛拔樹飛植瓦墜磁空淺厝棺骸雜以舡檣耒杓扉樞粟粒豆麥藁子及竹木之柿紛逸迤迤蔽湖塞港老稚吽嗥聲瀾三十里皆災狀也于時會稽莫侯保辰方宰青浦命其幕賓元和趙君德熙履勘厥災先至金澤港金澤港災劇六十一家一家僅存四壁創民胥偃瓦礫中先是邑士陳君伯驥陸君燧于其災之翌日鬻糜食之至是導趙君行視乃分厰給餐延醫治傷痍且謀所以周詳拯卹者趙君還狀于侯侯怒焉慨傷謂露處不可以旦夕鄰里一飯不可以計久遠乃倡捐廉銀家給若干令曰先創艸舍旋請于大府賑以積穀息錢計口日

給錢二十有四幼者半之凡廩五閱月遂以事上告得  
恩旨優卹于是災黎沛然蘇矣鄉之士有相與謀者  
曰 國帑以偏災動糜澤亦孔厚顧吾侯軫惻于微之  
心若未能以己且叱也有庇有滄而稚禾方植如兒渴  
乳肩水薶蓼之無具若之何釜甌械器被服之資以生  
也而無之若之何農婦攻吉貝紡具一空又若之何則  
皆曰必告繙于鄰而可衛君家壽者馳書于震澤施君  
善昌施君與元和謝君家福籌募于上海次第輸至錢  
二千數百緡衛君乃偕歛張君紹裕元和徐君耀嘉善  
周君兆熊朱君恆同寓金澤鎮相與經畫犁辦夙誠村  
之長厚圩之甲持冊按戶稽災縷書其狀以復無謾乃  
杏廬文鈔 卷六

各據冊狀循龍之所過而離之婦券以紡車男券以農  
具用器錢視重輕以劑多寡量減可自存者之資以益  
夫糞苦者疚而呻者醫士陳君錫周爲之卹治自閏五  
月至七月訖其功凡以廣 朝廷殊恩以體莫侯之痛  
懷與夫鄉閭相敦任卹者之隆誼于與斯役之諸君子  
洵有力焉旣衛君列其事請文余謂突來異災瞬息在  
席令茲罹鞠者有再生年得以激發清夜歔歔乎長上  
恩德然後知身家頂踵皆天制之非吾所得而私之一  
旦長上有事其尚諺逸而泄泄也乎嗚呼龍亦何負于  
人心哉八月壬申朔記



重修姚氏宗祠碑記

自來奮跡卑微置身通顯有功邦家天子因生以賜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之于大夫則賜以氏爲氏因以  
爲族以顯其身以統其子孫于是別爲始祖傳爲大宗  
其次則遭時竄跡或謫或遷爰于居處俾立室家後之  
人揆本思艱奉爲始遷祖禮亦宜之九品之廢也官牒  
私譜淆不可稽昧者往往妄攀高顯瀆其本宗反于可  
尊可親之祖不爲光大其心事以崇厥宇而諱厥子姓  
其惑滋甚若吾所聞周浦姚氏子孫可謂知禮而不惑  
者矣仰雲翁名尚巖者前明隱君子也姓姚氏爲唐梁  
國公崇之後藉休寧梁公破石人子孫居徽不知何始

杏廬文鈔

卷六

八

翁于天啟間遇倭警遷居上海杜浦卽今南匯之周浦  
也以農賈起家課子孫以士業次子應科好學不仕進  
所交多名公鉅卿于翁之卒與兄弟若姪輩議奉翁爲  
始遷祖立祠堂嗣後族繁散居四方而周浦姚獨著孝  
友誼摯或至五世同爨傳世于今十五六矣其間發名  
成業者不絕遊宦者有八世孫葆載任台州府知府九  
世孫世成任慈谿縣松浦巡檢十世孫有彬江西知縣  
改任丹徒縣教諭殆湘鄉文正公序彭氏譜所謂材俊  
子弟筮紱雲興者歟祠創自萬歷間婁閱修治迄今光  
緒十六年十世孫仁裕仁焯十一世孫聖吉復廓而大  
之繕而葺之自春徂秋鳩督維劬規制一新越二年仁

焯率族人議于祠凡義葬義塾養濟諸事以次興舉嗚呼可謂善于繼述者矣夫人莫大于報本本莫亟于親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吾觀姚氏子孫其亦猶行古之道歟余友陸君夢齡夢巖受仁裕諸君之指乞爲文其麗牲之碑因書之如此至若翁之行誼與夫祠之所以歷久巋然並見前人紀述不復繁稱云

杏廬文鈔

卷六

九

賦遊不於望羅文

批至詩餘之旨請與大師之祖以氣公體然益良節人

如愛口留海保之計了欲文其靈粹之粹因壽之吹

其期如月千凝其本餘行古之旨煥余又理又莫備

其本爲事雖尊師姑始宗始宗姑始宗始宗姑始宗始

其本善不德無首矣夫人莫大于報本本莫亟于親

其本善不德無首矣夫人莫大于報本本莫亟于親

扣舷第五圖記

吳江當具區趨東之吭其水驛折而南數十里有鎮曰平望鎮之南有鸞脰湖唐以來騷人逸士之跡如江湖散人射鴨元真子冲舉處棹而過者往往詠歎流連神與古契忽忽不自覺其生之有涯也顧予亦吳人也耕之暇北渡陳湖東沿松江西汎分湖鳧鷗朋集倚登高謳筆牀茶竈之餘韻猶可追尋乎而獨未一至平望所謂鸞湖者其勝處亦僅得諸江浙交遊之口秀水沈君達卿一日出其所知吳君竹洲扣舷圖索記一再不已且曰竹洲雅士也眎其手書良然然達卿已記之矣因復申之曰古人飲水知源制器尙象舟楫以濟蓋取諸杏廬文鈔

卷六

我有涯之生乎則予于斯圖也又曷可以無言

杏廬文鈔

卷六

十一



非以自適之生乎則予于斯圖也又曷可以無言

嗚呼自古元黃之際忠臣義士不爲捐軀湛族則爲遠引高蹈或韜影滅響畱其身以行己之志二者蓋未易言輕重矣夫可以外則外可以無外則無外外一也有外與無外而外之心亦一也人貴乎完天所賦之性與氣而已于世何求于己何求于身後何求是故其名或顯或否皆非其所措意而乾坤之覆載無恙卽其性氣之互塞無窮雖然根性爲志輔氣爲節性氣混而志節則以隨分而差故所行各有不同而卒從同勝國之季以吾浙西而論殺身成仁有若黃忠節楊忠節之屬佯狂避世蹤跡莫測有若汪魏美李筠容之屬堅臥邱壑杏廬文鈔卷六

至窮餓終身不悔有若徐昭法李蜃園之屬而是時吳江戴耘野先生于徐李爲近而名不逮所知交同而獨不獲貴顯噓拂是故其名較微其行竝高其志節亦略可觀國變後棄諸生欲自沈于河不獲則遁入溜流不願則返息做廬奮筆以志己之所志于是爲則堂紀事三十餘卷志痛忠義節烈耆舊也爲寇事編年十八卷志痛國也爲永陵傳信錄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陽秋若干卷志痛國亾之始終也四十餘年不入城市藉筆耕以佐饘鬻有餘則以急人之急土鏗繩牀炊煙時絕沈冥風雨所宵編摩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志之毅與其節之堅以視徐李爲何如也承平日久欲

求遺箸邇焉罕覲豈不以疾風板蕩之言莫有珍護于  
閒豫泄沓之時歟夫文獻零落邦人士之羞也若其居  
處虛墓顯供蹤指恭敬桑梓猶將靈焉矧先賢之矯矯  
者乎同里諸君子議卽其鄉之元鎮庵菴舍爲位以肅  
春秋祠祀禮固宜然謂先生必後世之感其志節非  
也謂後世必以祠先生爲闡幽而發潛亦非也乾坤之  
不息卽至性灑氣之所不斃予向者固有以決之矣不  
然先生紀事所錄殆千數百人已化雲煙又何從而一  
一肅吾衣冠之拜哉先生名笠行誼具詳郡邑鎮各志  
其宅址在同里鎮南曰朱家浜子姓無考宅後卽其墓  
前爲元鎮庵陳生慶林居與近祖墓亦與鄰故于祠議  
杏廬文鈔 卷六

三

及事尤勤且篤予之文先生也于義爲贅雖然異時過  
斯地而謁斯祠者得吾所記而讀之亦庶幾益動山高  
水長之慨慕焉耳

杏廬文鈔卷七

長洲 諸福坤 元簡

羈鶴賦

有羈五禽于密室者以迫不容啄外其一余覩之修足  
圓吭稚未丹頂或曰是鶴也吁鶴而若此酷于樊籠矣  
鮑明遠之天步何尋禰正平之一隅均怨因作羈鶴賦  
曰

客有慨錮繫于半生負軼羣之藻質懷因物而悲興意  
觸塗而首疾秋何仇而遽來精何驚而若失乃造閉戶  
先生而訪焉先生博以才辨宏以通方山河經緯雲海  
行藏憐生涯之蛩驅爰指類于迴翔曰子欲觀主人所  
杏廬文鈔 卷七

蓄鶴乎客唯唯遂乃循雕檻度閒房步素城轉幽廂振  
金鋪之屈戌發瓊怨于清商未接衣裳之元縞先通聲  
氣于悲涼綺疏雲密緹室颺旋黯于土窟闔于重淵鵝  
籠度地蛙井無天溷清傳于十步厄華表之千年雜腥  
臊之濕穢歛毛羽之塵煙勢相煎于怨偶已于五而喪  
其一焉偉靈表之胎仙乃櫻羅以自辱矧孱弱之令姿  
洵壤璋之絕俗結在陰之牢愁等涉世之藩觸或引領  
而傍徨或凝懷而蜷局或如棲笈之鳳而神采暗凋或  
類上坂之騏而豪懷已束始對客而修容終向隅而茹  
毒欲騰漢而摩穹兮侶冥冥之鴻鵠感去國而巢堂兮  
陋跖跖之鸛鶴猶且酌以溶溪之泉飽以潭皋之粟墮

飲啄之機緣乃痛駢乎桎梏有解主人之嘲者謀欲徙  
之于苔砌障之以斑枝試以風霜之警擴以天日之奇  
逝翹足而迅厲奈鍛誦之離披閒青田之瑤艸孤太液  
之靈芝梅與月其空怨神與仙兮胡騎旣斃麤而侘傺  
復躑躅兮委遲唳金飆之淒瑟瑟淚玉露之繁滋莊烏聞  
之而吟苦羊公覩之而神衰先生邈然而嘻曰若是其  
羈也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則將命彼竈養而爨以焦桐  
乎抑將辱于豪奴而填諸牢戶乎鶴兮何言汝庸自苦  
我聞應德而鸞皇遊何至溷俗而雞鶩伍豈博寵于奕  
軒孰知音而破鼓影雖雙而亦孤形相對而不舞嗟君  
子之化身乃骯髒乎千古

杏廬文鈔

卷七

二



吳問

客有自浙東來者造守拙先生之廬而請曰咎者闔閭  
創霸震懾諸邦吳于是乎大勁然其後越以會稽餘燼  
卒駕勁吳今我 國家天下爲一子與予又居接壤子  
生于吳長于吳竊願聞吳所以自恃者先生曰唯唯夫  
吳之形勝萃海內之菁莪成東南之都會而發皇不盡  
星紀遙分斗光近引騰采含精吞翼欲軫南則石帆金  
粟崛吻乎武源彌漫蟬聯勢攝郊垠北則邗溝胥浦衝  
嶺于維揚湍迴濤合橫吞潤常于其東則漉漉盱眙瀾  
瀾漫漫吳淞之外大海天寬于其西則高高下下縣縣  
延延秣陵之間曠野雲連耕織花邨漁樵煙浦城郭枕  
杏廬文鈔

卷七

三

湖闔闐望宇綺羅障天禾麥被土左右乎茸城鹿城顧  
盼乎東沙南沙鴛樓繇互烏屋橫斜試與子登吳山之  
頂驚眺駭矚杳不知其幾千萬家喻心咽煙丹碧麻茶  
若是何如客曰吾聞泰伯闢荆榛起城郭民以殷富然  
其後溝通江淮地拔濤六而卒至爲沼是形勢之未可  
恃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夫其雞籠峻嶒虎阜崩劣天平清幽靈巖奇特  
禹祁吞之支硎倚之五塢環之萬笏起之而七十二峰  
之嵒崕嶂崑隆崛岉嶠則又沈漫于煙波滅沒中而無  
極水則笠澤澄泫具區漉泱長江回貫乎琴川大海奔  
騰乎沙壤復有婁水千頃荻塘百丈錦水香水之清澹

湖尚湖之廣莫不潰薄齠滌淪漪沉澆魚龍之所窟宅  
瓊怪之所集往霧歆雲蒸神興心爽若是何如客曰山  
不名川不靈尙未滿志也請詳述古蹟

先生曰陂足鬪雞澗傳養鶴虹橋鱸鄉風樓雲閣太公  
丞鈞之區生公談經之石白傳堤長陸公泉奧角里成  
邨吳公有廟三瑞三高四賢四照臺因太子而肅瞻墓  
覓要離而憑弔復若林亦名獅泉疑跑虎金閭亭高辟  
疆圍古笛館雲開屨廓風舞詩吟東墅酒載南園寒山  
無恙義宅常存逸聞勝致不可殫言若是何如客曰名  
矣勝矣然猶未足以光吳也願聞有切于民用者

先生曰理網撈魚挂帆拾月剝果洞庭采珍溟渤四方

杏廬文鈔

卷七

四

商賈莫不殷殷闐闐擊連檣持籌而忭悅太湖之鯿  
松江之鱸莼絲滑筋芡實剖珠長鯨甲禡美鯨金塗易  
牙之所不能烹毛勝之所不能呼露雞臛蠹蠹煎鴻臠鳧  
炮羔膾鱉擊鮮切膚佐以毘陵之酒丹陽之麥凍飲冬  
春雲黃雪白旣而掇陽羨之芽汲惠山之液爽目豁心  
悅魂濯魄蜜桃金柑楊梅盧橘青紅霜堆甘酸雨沓素  
稱天饒不勞按籍若是何如客曰食不甘味吳王以之  
珍味是敘無乃改齋鬻之風乎

先生曰姑蘇之綺雲閒之綾縞販京口緞雜金陵燦兮  
爛兮娟然眩然黑黃蒼赤熠燿鮮妍搗石星布織機雲  
連左提右挈巫手生春或蝠而蝶或龍而麟或花而蕊

或竹而筠或團如粉米或幻出珠塵爲裳爲服爲縑爲  
中爲冠爲履爲被爲茵當風閃爍映日璘玢曳之婁之  
縈之拂之宛如銖衣霧縠而照耀乎洛水之濱魯縞齊  
紈遜其鮮豔越紗蜀錦無此精神若是何如客曰蠶桑  
繭絲皆越材也何足異況錦繡纂組盛王所戒請置之  
先生曰三泖吳淞吞吐海濤震澤龐山貫注長橋浩浩  
瀚瀚宛同乎鄭白之渠而旁潤數百萬頃之青苗爲桔  
爲棹是菘是穉磽瘠高沚皆成肥饒炙膚駮足日酷風  
饕金穰遍野玉粒惟時穫之積之舟之車之黃童白叟  
皦皦熙熙不待催租樂輸忭舞峩峩糧艘插旗打鼓連  
帆障雲揮篙飛雨載厥萬寶而駕濤欲浪由大海而上  
杏廬文鈔

卷七

五

漕乎 天府餘九餘三如火如水食毛于茲敢數典而  
忘水利之美若是何如客曰與前言而合爲三則吳既  
富矣然韋蘇州謂大蕃地不以財賦爲強豈無故乎  
先生曰自言子開文學以來迄于前明莫可得而畢辭  
昭代雅化尤盛于斯元少經義茗文才思荆山博物  
次耕宏詞顓士則諳練彌粹岷岷瞻則考訂靡遺迄于今  
戶誦家絃枕經藉史當其握丹鉛據案几擲斑管飛籊  
紙莫不胸羅千秋氣吞萬里以故科第蟬聯聲名鵲起  
若是何如客曰盡美矣未盡善也夫振浮式靡不第以  
文學盡之當必有立乎其先者風氣之盛于是乎在吳  
而止于此也是盡美矣未盡善也



擬韓愈五箴

并序

其來而曰乎

箴昉于夏商見周書文傳篇及呂覽名類謹聽等篇厥後箴君箴有司如揚雄班固張華嵇康潘尼之徒詳已而以自戒者則崔瑗卞蘭皆有座右銘意亦倣乎箴也至宋程子四箴范浚心箴不專爲己故箴已者莫著于韓退之之五箴退之時年三十有八今余歲亦同之而中之所得猶燭火之于陽精外之所失猶邛山之于塵埃彼且砭艾若是則擬之者豈徒事乎筆口

游箴

心飛鴻翩羈繫于軛少苦督迫尻化鵬雲羸觸于籓壯苦煩眴嗟汝勿眴汝仍心迫布帛在躬服之無射仁義杏廬文鈔卷七  
在躬油然可繹任爾優游左圖右冊

七

言箴

巖溜傾山蟻穴潰河積矣召禍亦孔之多汝于家而煩噴汝于邦而譏訶口焦氣債曷弗寤歌剖白析黑曷弗舍和汝不善磋其圭角人將墮汝之嗟峨

行箴

誠不能動好賈厥勇信不能踐乃飾厥淺學非居貨賈孰爲售德非虛車飾孰爲儔罔售罔儔君子所憂陰陽狡憤汝疾曷瘳韓子言悔不可追汝且追其所以悔悔而徒追將蹶于鼻不追其所以悔後車且殆汝其速追乎抑將終老于追而不追其來而已乎

好惡箴

山梁嗅作時哉耿介飛鳴不休网羅忽挂昏于好惡不可爲人猛于好惡不可與羣得當而難概其後不當而將遷汝身汝身旣遷止呈尤愆身供眾喙瘡痍且千有則滋慚無則誰蠲曰忠曰恕靈府深鑄

知名箴

卻燧求暝無或一罔毀鐘求鏗無或一聲棄實求知毀且隨之毀旣汝隨汝名曷來嗟汝無猜摧槩鋤荻俗不可徇華不可媒心黜汝傲貌黜汝才汝將無聞尙朽其材腐草猶螢汝則颯埃無患沕沕外屈內倔無喜隆隆名通實窮窮而能偏奇芬不鬱屈而不通哀厥沒躬胡杏廬文鈔

卷七

諫胡追任汝取裁材而不裁亦已焉哉

杏廬銘

初祖來吳植杏名邨闢廬誌徽厥惟仍孫爰歌爰嘯邈  
思我原我原之自未判乾坤無極廓址二氣爲門萬靈  
森列稟承元神騶墮今世纏頓籠樊千聖百王冥冥不  
言反求自足正大情存華曆槃礴仁熟春根冰雪大鏡  
靈芽莫掀請觀歲歲有見子園

杏廬文鈔

卷七

九



杏廬銘

言又來自五五大辭吾華習樂鞠二成谷游水靈大

森列稟承元神騶墮今世纏頓籠樊千聖百王冥冥不

言反求自足正大情存華曆槃礴仁熟春根冰雪大鏡

靈芽莫掀請觀歲歲有見子園

退修室銘

林

吳江凌礪生先生新築游息之居顏曰退修既成觴客以落之客各題其壁以詩歌余乃爲之銘曰  
君子修德不進則退退而猶修惟貞元代禮以減進息以嚮晦孟晉之樞敬直厥內軒軒主人氣壓百輩河濟車驅如雲斯霽植萬瘠腊猶枯需漑脫然鋤矜于茅削  
就旁規地畝芬柯蔓藹有堂爍闔有室嫗邃昕宵披吟諾古若懷鏡蓄于抱寡九寡悔謙謙地道兀然華岱我來銘斯岬震庶槩

杏廬文鈔

卷七

十



陸府君像贊 并序

予先妻陸碩人同邑貞豐里南村府君之長女少失怙恃來嬪後數爲予仿佛府君行誼及所歷艱辛迺遭狀予未遑有以紀也今年妻兄圻出府君繪像屬爲贊辭并示府君所爲自悼詩裝先室畫像記等篇捧而讀之不知涕之何從也府君姓陸諱炳泰號南村先世業儒多有聲譽序者逮府君時貧甚棄儒謀食于賈初娶于市月而歿繼娶朱未幾遭父母喪越數年朱亦亾子男一女二幼者在繡時值大水歲祲米值騰踊日夜撫兒女泣不自意全濟無何遂卒時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年三十有六噫人生僅中年而悲痛蹇齟乃居大杏廬文鈔

卷七

十一

半天何必生是人哉府君性耿介不可以非義干詩文不多作然深湛之思達諸楮墨之表尤善爲篆刻落落數端亦可想見其爲人矣贊曰

頽乎其眉狀君之悲黝乎其髭悶君之思惟賈名而儒行宜侘傺以崇之茹茶咀蓼爲終古飴哀絲怨竹助中年噫昊昊搏搏俯仰不怡繫罔之櫻而幹之踣猶望洋乎令女之說與夫自痛之辭

陸童子像贊 并序

陸童子大鏗子妻兄師曾之子生年十有二而殤師曾  
哭之慟旣屬畫工繪其像謂子必有以文之子曰大鏗  
殤于子禮殺于世不當稱奚像而文之爲雖然師曾止  
此子不可以殤蔑禮爲殤立後有文近世杭世駿後殤  
有議若師曾他年有子成室生孫其爲後大鏗也宜後  
而祭者踰辭曷先字曰元音然則像雖非古于示後也  
何傷且子于大鏗亦不欲以殤蔑也其生七歲就傳讀  
書曉大義嗣學于予塾違家以里所來晡往午以飢爲  
飯繳屐以時挈備雨雪誦聲琅然終日楷書秀勁靡暇  
或輟也時以父母命入市買畫于心綱于事于趨謁應  
杏廬文鈔 卷七

十二

對旣贍且給故重見器于閭黨光緒四年秋外嘻才者  
多外將方茁者亦不免耶然烏知其剝鑠于窶艱飢凍  
頓踏間者不驅其壽于冥默中耶爰辭其像曰人而爲  
角嶄以奇目眴以警渥丹顏兮拙舌繫聲商而衷潔方  
羣茲虎子與石麟天何酷而靈芽是折然豈酷哉彭也  
爲天祇惱此晏安之歲月

勝溪小隱圖贊

余嘗繕寫先曾叔祖西軒先生叢稿中有哭吳江柳遜  
邨君詩知其于情義甚相得也及讀姚氏春水顧氏劍  
峰所爲遜邨君表傳諸文益知其乃隱德君子也而余  
之館于柳丈蒔庵家以課其孫始知丈爲遜村君孫而  
其贈君古查先生實師事我西軒先生者也客冬將歸  
丈出其祖勝溪小隱圖屬爲跋語已綴後者郭復翁平  
樾峰之倫若而人余復何辭之與有雖然丈之意不可  
拂也則爲贊之如左曰

分湖之泖有土殷敦木鬱蘆猗清淪環門中有隱者手  
闢籬垣理生拓業不疵義恩陰德充著以約而存存漢

杏廬文鈔

卷七

十三

陳王仿佛相倫莘莘蔚起茹涵思源珍紬茲軸家望斯

惇

大出其面繼溪小隱圖屬爲跋語已綴後者郭復翁平  
樾峰之倫若而人余復何辭之與有雖然丈之意不可  
拂也則爲贊之如左曰  
分湖之泖有土殷敦木鬱蘆猗清淪環門中有隱者手  
闢籬垣理生拓業不疵義恩陰德充著以約而存存漢

許松濱先生畫像贊

瑰奇浩博嘗蔚荆榛斯道歧晦蝥賊性真二張二陸前  
扶後傾遺咸之際篤生先生知泛無效知溥斯誠中庸  
大易經旨庚庚功在持養道在默成心體廣大天理流  
行松濱寥寂素芝自馨肅此遺矩卓哉踐形

杏廬文鈔

卷七

十四



百射射... 素芝自馨肅此遺矩卓哉踐形

大易經旨庚庚功在持養道在默成心體廣大天理流

行松濱寥寂素芝自馨肅此遺矩卓哉踐形

行松濱寥寂素芝自馨肅此遺矩卓哉踐形

行松濱寥寂素芝自馨肅此遺矩卓哉踐形

國初功臣頌 弁序

粵自遼東興運特鍾熊虎靈祥塞北開疆遂啟風雲際  
會景合必歸于天鑒禮隆式煥夫功宗我

太祖高皇帝克膺景命庸肇丕基

太宗文皇帝寢兆熾昌削平醜類

世祖章皇帝提兵入關用昭一統

聖祖仁皇帝纘緒蒙庥兢兢業業揆文奮武蕩蕩巍巍  
寰海于以鏡清八荒翕其琛貢此皆

列祖德崇三五勳爛星辰亦由凡百雄偉非常翊運之  
臣或稟成廟算或承指天潢或胸具神機或力昭果毅  
用能規裁九宇哀對百靈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  
杏廬文鈔 卷七 五  
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惟茲臣鄰何不可爲

列聖慰而與

皇清同休于萬世謹按其時勲績楸著者都三十有二  
人曰武勳王揚古利一等公直義公費英東一等子內  
大臣宏毅公額亦都一等公昭勳公圖賴二等公忠義  
公圖爾格一等子襄毅公準塔二等伯忠直公伊爾登  
一等子忠襄公陳泰一等侯襄敏公伊爾德三等侯敏  
壯公李國翰三等子襄敏公珠瑪喇一等公大學士文  
襄公圖海一等公襄毅公賚塔二等子勤惠公佟養性  
一等公襄勤公佟圖賴一等公議政大臣恪禧公遏必

隆三等子忠勇公白爾赫圖一等公襄壯公費揚古一等子大學士文肅公范文程福建總督忠貞公范承謨大學士文襄公洪承疇三等男江南提督敏壯公梁化鳳大學士文襄公李之芳大學士文貞公李光地廣西巡撫忠毅公傅宏烈廣西巡撫文毅公馬雄鎮甘肅提督靖逆侯襄壯公張勇一等公雲貴總督勇略將軍襄忠公趙良棟三等子陝西提督奮武將軍忠勇公王進寶江南提督昭武將軍敏壯公楊捷內大臣靖海侯襄壯公施琅廣東提督殷化行嗚呼豐沛元功獨遺曲逆雲臺畫像不列伏波泊乎唐宋猶多偏駁孰有如

聖朝之始終保護盟指夫河山淪格深高福臚乎褒錫杏廬文鈔

卷七

七

允宜光諸彝鼎播厥鴻猷非比令史之贊辭聊託士衡之頌體頌曰

維清膺命維天篤生四六之傑五百之英雲雷草昧金石丹誠海東推取中夏經營復仇殲逆截擊鑿萌西籓磔鏡南瓊掣鯨鯢襲蠹漠北黃鉞乃撻七十餘載賡迭蕩平曰武勳王實侍

太祖烏喇遜陽蹈鋒宣武決策攻明裹創騰舞星隕東溟九重泣雨揚古曰直義公乃萬人敵援兵盡摧葉赫

是礫策馬大呼猶餘霹靂忠盡無慚首銘偉績費英觥

觥宏毅望氣從龍屹屹虎爾閑閑臨衝股喋矢割揮刃

登墉拉朽九國界籓殲蹤戎行卅載莫挫英鋒額亦直

海

義令子曰昭勳公前勳卓著遼左山東入關破寇遺孽  
牢籠騰驤馬腹濤聲沸空閩海大定勇哉又雄圖事維

忠義有宏毅風追奔設伏援危轉功深夜力護手挽強  
弓敗明俘魯績最賚圖豐格爾有嚴有翼曰維襄毅皮鳥

成功海波不沸力蕩寰區江淮川渭返旆桓桓猶騰猛  
氣塔準忠義忠直兄弟濟美應變衛營如出一軌三易戰

馬盪決披靡定鼎策勳圖形烏履登伊爾六戰皆捷塞外  
鷹揚赫赫忠襄入關而翔閩海手奠言靖武昌火其樓

艦爾爾披猖陳卓彼襄毅武勳從子隨征南畿叛鎮用  
犄終拔舟山瘁于南紀伊爾劉滌賊蹤汾洛安流氛惡

兩川征勦靡休終殲芽孽敏壯丕猷李國矯矯靖南大  
吞廬文鈔 卷七 七

膊新會既賊珊洲礮象如蒼鐵騎橫衝再建大旆福人  
是獎豈惟功最殊馮文武忠毅猗歟文襄破彼察哈兵

不故常賊黨力芟還撫西涼力定川地秦蜀兼防圖海襄  
毅雄謀折逆兩翅閩粵底定海寇狂躡進薄滇池石門

拔幟風雲合圍降幡已至振旅閩閩抱見禮異賚烈烈  
勤惠傾心宣勞礮職紅衣膽氣彌豪雷轟氛燿撮勁猶

毛性從弟襄勤以忠烈褒雷聲電目踰太原濠蹂彼  
楚粵元祀功高賴圖美哉恪僖持重大臣營門力守表

海威伸逮拔鐵關爰振戎衿終譽顧命敬慎温綸遇必  
載破潼關還徇江浙沅湘旣平滇黔未挈穹嶺磨盤箐

狙險絕三矢騰威陡培扁鑄鳩江成功乃被齟齬進箐

雪寃忠勇大節白爾赫圖蠢爾準酋抗肆殊方反客爲主襄

壯威揚昭莫多捷謀畧優長征南左癖雅量頴頑費揚古

定策入關約法申律凡百宏謨聿基治術元輔高風鄴

留伊匹程公之次子忠貞炳日彈劾貪豪蠲除苛密

閩變突興逾年囚桎畫壁丹忱奸回用慄范承識時文

襄効順參謀提兵誅抗經略誰侔管仲仁澤沛乎長流

洪承疇山右功成江海防寇急赴金陵賊營一覆月沈日

升夾攻大蹂焚艘擒渠絕流回救遠策海邊設營撤墩

梁化鳳公眞御史劾貪植廉來督之江閩天氣炙三衢力

扼兵紀瘳嚴仙霞旣越勳隆受謙李之芳丸疏陳機犒師

勳逆推功弗居究心典籍治道源流

杏廬文鈔 卷七 十六

熙朝一脈舉不避嫌門戶無尼懿惟文貞程朱軌迹李光

地逆藩羹沸響應如林公率義旅五千一心招撫攻克

柳桂梧溥受制螻蟻未吞滇黔闔門早殉義烈匪今宏博

烈祠建雙忠忠毅文毅四十餘人鬱青霞氣沈沈四年

吟著聊慰賜衣復還震悼感愾馬雄鎮毅然襄壯使斬平

涼分兵攻勦叛賊用僵郤羗駐牧築城堅防薦賢率屬

兩將尤良張將軍勇略舉家移京避嫌盪賊五千精兵

培徽趨川元旦吉征使馬如船氣吞錦城進逼設伏滇

氛乃平趙長棟將軍奮武從討西羌蘭州旣復還克慶陽

出師棧道父子庚庚督陝駐川率部回翔王進寶由江督

閩統已精練蕩寇泉漳龍見虎變載復厦金勢如雷電



昭武將軍澄清海甸揚鄭逆據臺將悍卒頑稽誅三世

孰鋤後患赫赫襄壯颺逆師閒連踪進蹙澎流為殷七

日必克獻俘而還施拔身自顯力障秦川殿軍有法將

略乃全罷錢輸振大端犖然師出甯夏馬騰甲堅黃沙

日暮力諍據巔劫輜衝脅阿努遂顛凱歌飲至寵錫駢

闐殷化炳炳炎炎為梁為棟宣力襄謨夷暴綏眾禹隆

匹儔蕭曹伯仲載薦馨香載儀麟鳳傑閣凌虛司勳博

綜學士大夫景晞抃頌靈護

皇朝永無震恐

杏廬文鈔 卷七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皇朝永無震恐

杏廬文鈔卷八

長洲 諸福坤 元簡

李生鐵君誄

并序

生以力學邁茲療厲土星未移穠萼遽萎粵以同治元  
默涖灘病月七日玉樓敦迫生其死矣予時在吳門晤  
其伯兄竹君赴府試言生疾篤亦未知生之死也至季  
夏其伯父達夫來始得凶耗嗟乎嗟乎天何酷乎予當  
次山折節之年高穎作郎之日就館生家生與竹君及  
其中表黃生厚基等借予遊皆在髫鬣黃生已沒數年  
矣而生復折茲脆質蒲柳之零纔逾學禮惜乎之悲抑  
又甚焉孟蘭會近感念孤魂庸賦誄詞以寄其伯若父  
杏廬文鈔 卷八 一

云誄曰

大化推遷人生飄忽根觸心契或存或沒弱齡櫻網澱  
濱寄食恂恂愉愉惟生其特舅弟執經慚爲爾式三載  
寒暄一堂食息爾爾父爾爾益予云多踪異心同感也如  
何賞奇析疑風雨摩抄倏遭逆氛燕幕一炬電散星流  
竟乖笑語雲水悠悠心合形阻惟生世父乃予之師

合齋 師一朝遘疾哲人其萎去冬從祖箕尾又騎時霖節冷

煙寒曾親奠卮不見生面云病于館心苦于攻志長日  
短長吉嘔血我輩不免矧予羸疾亦孔之長百憂櫻裏  
坎珂備嘗困頓中年精氣尙強葆茲粹質庶慰高堂嗟  
哉李生何逝之速未見其止有慟其哭夢耶信耶天重

予祝嗚呼哀哉父兄增痛親故銜悲號血鷓鴣苦妬花風  
欺蘭折蕤摧魂返何時嗚呼哀哉去年夏孟一觀令顏  
温温棣棣欣此嶄然文義通曉氣骨高騫若試其才振  
采著鞭令儀令望未艾百年慘矣蒼天胡遽不延璞毀  
於山珠碎于崩一別千古期以重泉地下修文虛無其  
事以身易學能無酸鼻秋風吹悲苦雨墮淚聊書素旌  
用表夙誼嗚呼哀哉

杏廬文鈔

卷八

唐右泉哀詞

嗚呼天之厄才一至此哉余所交多困阨士每當客邸  
淒其一鑑語雨輒竟夕披牖通欵慨焉歎息右泉唐君  
兆洪是其一也君少失怙以家貧習賈後發憤攻苦同  
治二年秋與予同入學宮當是時君喜甚謂可稍酬先  
人志益淬厲其爲文精銳清雋從學者投文積案時至  
盈尺餘執經問字者亦屢滿于堂君評綴督課日不暇  
給體本不豐又多病比年歷遭祖母母與弟之喪弟翰  
甫遺一子兄鴻軒蚤沒遺三女君爲撫育以長以嫁又  
葬其先世遺骸若干柩十三年春疾大作至七月十四  
日沒年三十有九方余與宋君炳卿等問疾時君骨出

杏廬文鈔

卷八

三

形槁悄然曰與公等聯轡角藝至樂也臭味無差池又  
至交也艱瘁同而生死將異何以爲情惟死生各無所  
負斯爲久要耳噫可哀也已詞曰

伊墮地而爲人兮處乖舛者八九何我友之信修兮軼  
塵凡之儕偶敝青氊以畢命兮我不知其何所咎懿秉  
質之清淑兮齊聲華于瓊玖奈風雨之漂搖兮丁蹇屯  
之已久室有壁而甌塵兮筭無縷而滕紐肉已盡而瘡  
潰兮任嘯號於兒婦咄奮迅而研經兮冀縮乎半通之  
綬何昊蒼之不惠兮惟良幹之擊剖方駐景于春萼兮  
乃同萎於秋柳嗟我友之矯矯兮胡窘于牛馬走也縱  
苦神以湛身兮或非已之所取也憶平生之歡會兮君

獨悄乎其自傷百慮懂乎方寸兮夜曼曼其未央曰苟  
順時而造命兮何貧賤之足長顧畢生之侘傺兮又焉  
羨乎騏驥之騰驤感斯言而長歎兮無幾時而形聲忽  
藏悲風振于丹旒兮度婁籟于白楊親朋澗沍而奠送  
兮靈髣髴而彷徨惟羈窗之繚戾兮時或見君子其旁  
當禁煙之令節兮九轆衷而迴腸苟非潛懷之感通兮  
何常使余耿耿而不忘

杏廬文鈔

卷八

四

熊純叔哀辭

天生偉人爲斯民也使必假以用世之權大有爲之資然後出而宣布其心力將無位者遂終秘其才且袖手以觀當路之窮儒者以道得民之謂何而溫飽鬪茸者流或反得臯其越俎叱爲近墨唯然肆厥齟齬世運亟焉是故天縱奇變以開其人寢焉欲冒其心事乃復聽其畢命于斯使其人志有未竟且重爲齟齬者所小是則爲世哀而非僅爲若人哀也已吾友青浦熊君純叔肫篤而尚節概生平以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爲準平居視鄉閭疾苦與夫朋儕之急難冤抑手無所藉則動色咨嗟輾轉代籌適其願而後已地方利病有關國計民

杏廬文鈔

卷八

五

生者往往蒿日動懷懇欸以白當事俾與創革改焉去年中州大饑君謀諸吳江凌君礪生集貲數萬緡往覃懷間襄振旣而南中向義紳民雷動響應災繁而貲亦厚其設方救卹君獨勞且瘁事詳他紀勿贅論憶余客秋在病中君屬以書問深以振務稽歲爲慮嗚呼孰意其積勤以至于死耶君之死也在衛輝府城時光緒五年正月四日年四十有三凶聞至于巷于野哭者失聲非必皆親飮君惠而人各心君知君有所以深入乎人心者在雖死猶生死復何憾也耶三月初河南撫軍上其事懷慶士民祠其所以尸祝之予交君且十有五年嘗論君之才識學行求之古人亦不概見生今之世固

宜死而獨令子我身于風塵落寞間不滋悲乎因辭以  
哭之曰

偉昊穹之亭毒任同羣之懋勉懸鉅鵠于天心應赴義  
之丸轉苟胞與之盈懷將歆焉而入選執饜殮與勺漿  
乃斷斷乎福善彼塗飾乎三靈哈自枯之覬眄惟瑰傑  
之偉材獨抱忱而蹇蹇步正軌于媵脩鬱高懷而待展  
猗先生之秉執達大化之根源表陸離之冠劔絕濁世  
之纖塵無飢渴以害義有博蹇以殉仁凋椒蘭于令節  
洵一枯而干春羣含酸以茹歎淚灑灑于江河之津緬  
夙好之宛然攬弦韋之雜佩行駉蛩以貽甘言砥錯以  
爲夢譬餓者之豆簞廓有資而匱貸吐胸臆而爾汝載  
杏廬文鈔 卷八 六

十五而一概奮獨復之中行借神龍之失水挽大劫于  
中州非金石而軀毀何元運之荆榛痛哲人之萎矣怛  
棗化兮白雲鄉驚帝座兮咎巫陽訴眞宰兮下泣繫疇  
彌緝乎陰陽盼低徊之素旒靈炎炎兮枉宥披遺編而  
悵惘弔孤嗣而悲涼慚巨卿之高誼酬彌襟之浪浪

形體長短大小魁嬴之殊無與于才不才一準乎血氣之盛衰其有超乎血氣而不能無待于血氣之灌輸以助其才者心也心者樞管萬端莫可方物而文人學士之心脫離六幕萬古一瞭約之則又天神人鬼所莫能闕而猶是故其心勞心之所至謂之志志苟不得反而仇其心於是鑱精鏤爽驅而使入控而使出思其渾也劉爲百思其紛也搏爲一康衢乎鳥路寥廓乎棘叢窈渺沈冥九天九地以求其克副所志是故其心愈勞向之所爲灌輸者亦且無以充于體則枵焉告竭氣血竭而心槁心槁則形死嗚呼使斯言而信宜乎吾友凌君

範甫有死之道也範甫名其模蘇州附貢生居吳江之莘塔與予素有文字之知昔者吾友青浦熊純叔告予曰子之用心甚似範甫也每對範甫見其形寒骨立未嘗不思吾子也未幾純叔沒于衛輝君再試北闈不售歸本省鄉試又不售越歲而死是爲光緒六年十月某日年三十有五範甫之死也以嘔血血日盈盆益久之血盡氣兀如燄如焚軀幹銳削人不忍逼視則駭而走嘗指其舌語人曰比歲一操管索思渠卽大痛殆古所謂心氣通于舌乎吾友沈詠樓視其疾爲予述之如此予嗒言不樂越一年方舉其辭以哀之曰

宿草霾靡兮天風颺觸塗興喟兮渺予愁札茁亂費兮



工俳優名崇鹽腦兮蟠人頭夫何伊人之卓犖兮才思  
薄天飾以珍髻兮孟姬倍妍乖刺時好兮何所愆摧傷  
瘳鏢兮復誰與言日月方壯兮心未得閒蒼螭顛墜兮  
旋于雷鼎惟彼嬰媿兮不索而笑躡雲摩天兮方恣其  
號訛造化酣嬉兮何元何妙嗟嗟範甫兮千古一悼

杏廬文鈔

卷八

八

熊半畦哀辭

繫清渺之天倪兮恆斬洩于羣羣何熊子之脩潔兮又  
播之以靈芬厲蒼鶴之矯翮兮扇珠胎之織氛躡天根  
於肇畫兮謂一動而底無垠秉陰陽之大鏡兮將抉剔  
乎糾紛劃入極而鑄萬象兮配奇偶以成文彼張華之  
彪浪兮曾未杪析乎根源惟靜虛之元靈兮斯靡妙之  
可樊溯廿載之攬佩兮胡蹤轍之壘分悵激波之晶淼  
兮心兩爛于逝淪欣客館于蜺濱兮刻時節以問閭軒  
知樂之虛敞兮榻語雨之殷勤憶荒落之秋孟兮對朗  
魄于清瀆同儒雅之徐孺兮發窈眇之高言曾太虛之  
非跡兮又何身世之足云彼潛鱗之在沼兮脫萬族之

杏廬文鈔

卷八

九

滓塵雖响濡之孔灼兮然就烹而奚究耿斯語之旦夕  
兮莫愁病之予屯方憚先棄乎君儕兮何反相繼以稅  
轅先驚君之怛化兮旋哭徐以潺浚移龍蛇于未運兮  
阮秋士于陽春自昔昔之緘語兮達款款之情親列稗  
藥之綱例兮述卜筮之艱辛拓園林之規趾兮將養素  
以娛神居有亭而藏有穴兮菰爲飯而魚爲鄰足浮軀  
于人海兮庶蟬蛻于隱倫何花竹之方芽兮竟莫效妍  
于主人豈丁殃于肝疾兮抑別豎之崇炁徒咀虛而泗  
巷兮託哀悃于酸呻固知世氛之狂攘兮難絆乎螭駕  
之玢璘

祭朱氏大妹文

維光緒六年禁煙之節期降兄福坤謹以羞醑之奠致祭于朱氏大妹淑英之靈曰嗚呼肝劈心裂風駭日薄伊古悲亡觸塗昏錯矧茲同體罹百酷削輟業歇呻息恍魂愕痛積成狂哀深忽鑠縱哭直呼爲妹也告吁嗟令妹瑯琊之妹弱予五齒涓灘降軀越歲洪流蒼黃沈暝米踴如珠蛙跳于甑滅頂更蘇後福或凝孰蔡卅年迤邐一徑襲儒蹈素曰惟家風藐焉髻歲勤樸勵躬晨霜宵緝有截其功貞妹謙弟三妹淑貞咸豐丁巳殤相弟福謙庚申殤皆七歲賡以殤回皇隱泣恐貽親傷蜺水五徙囂埃湫蹙讓邁春陽妹藏秋谷妖星突飛逃居老屋颺糞螾泥于灑于

杏廬文鈔

卷八

十

搗橫潦齧階濕蘊而毒肇攫積氣瘧祟久枯刀風礮霆一夕數驚心膽已裂矧憂癸庚嗟乎此境欲言不聲沈鬱失暢肝疾突攫痛絕厥逆或僵而生纏茲百疹且瘁厥躬心忡于夢指繭于工爰逮于歸禮棊不詳慨焉條歎曷云其臧事姑相夫曰宜家室里黨嘉咨親串稱述孰云波掀炎日倏昏厥妣實鴛爲鸞之門相煎無地一磬沈冤冤苦蒼天冤毒蒼天斷足折手胡重予愆昔昔之歲疾苦相慰兩娶厥嫂輔翼爲累撫姪而嬉有溫其誼攝提之冬會予厲逢碎蚌市餌來盡厥恭載戾春殘數日從容縷數艱阻憤憂填胸硜硜予旨勵忍與其孰云曠面永訣卽蹤嗚呼蒼天疇不怛化屬續正命環泣

嗟訝奈何不辰血淚盈把夫母之鄉千家一咤維茲之前音問無藉趨起怔忡竟忍而罷萬不斯計幽明異駕自今以往轆衷無罅嗟乎嗟乎丁凶捍厄非常枯枝魂化精衛當填天池含貞秉淑乃入大殃魄沈黝碧必挺勁篁有服將除有痛曷已梨白柳青蝶飛錢紙庶日來歆靈其伊邇嗚呼哀哉尚饗

杏廬文鈔

卷八

十

祭徐攬香文

維光緒十年三月某日友弟諸福坤謹以時羞之奠致祭于攬香兄丈之靈曰嗚呼禮于朋友之墓有宿艸而不哭平素相砥以禮教詎因夫情親而或瀆奈紆軫以成痍庶沍陰之一暴溯廿載之深交直一倫之系屬騷劈肝以離虛叢孤膽之寃毒候有鳥而空嚶歲有華而誰讀豈惟天地之不光將毋吾道之日蹙人自古而皆死聖賢且同此不祿矧薄命之微軀丁千厄之飛鏃嗚呼噫嘻我以兄而寡過而兄之素抱亦我能知罔兩心之空洞緘萬古而奚詞惟生無一日之樂而死又有難慰之悲妻嬰癩兮妾抱瘁况嫠嫂之艱衰嗣孤侄係于杏廬文鈔

卷八

十三

舌耕曾漂搖之莫支厚福之離乎清德久矣豈於夫子而膠之哀人生之長勤兮固君子之所涕也彼元會之往來兮又藉乎仁人之砥也有不隨羣羣焉而其斲者祇爭乎蓋棺時之無論識與不識而皆曰是也然則我不能爲太上忘情者非悲夫頑躬之子于囂世誠痛乎世無如君之盛軌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胡心敷文

維光緒十年三月某日友弟諸福坤謹具清酌之奠遙告祭于先友胡君心敷之靈曰嗚呼闔闢大樞運積必蠹蠹焉萬動何斲不寤矧茲羣羣翕畔有數曷以不坦惟君之故去歲春三遂庵小住客陶丈突飛尺緘來招一晤急權抵談衷款煦煦鬢縮氣漸訝不曩越縷鬱嗽痾悲哉客路窶美于疾暫還當赴時君客授旌德縣署吁欲療君何策可措八垓茫茫十指莫布潛涕背蹤慰以枕箸言訂秋冬廣歡恢語長至甫逾凶音卒遽予曰否否毋乃傳誤已而決然大咷疾譁聞君之行伴僮先去而月谿崖亂阨瘁鮒爰抵于旌不得旬駐厓削吁喘還蕩扁舫杏廬文鈔

卷八

炎旭湍灘煎厥殘炷天屬不親但于幽篁由巖達杭斂棺僅具君卒于嚴以喪來歸誰何禮賻孤悽菱飢又焉殯于杭

省顧嗚呼心敷窮涂奇祟大錯乃鑄孰云觥觥旌目不

如昔歲方剛劫脫驚怖西梗東萍一選如素蜺江之瀆角文咀句巖心董陳翼趙翮秋辰儀翥徐攬宋卿唐泉陶平咫毗踵附卓卓熊子純昔同君處十數人者

懾驅味雄者喏君睥狂訕腹袒若瓠拍手咤夸櫻之輒响熊徐儒者雅謔送互熊尤狎君嚙啖支午鬨聲未停趣呼潑酌君氣未降熊也酌仆趙子彬恂嚴潔董悖唐俊陶姝陳囂宋豫子也屨屣羸勁僂怒君霍繩子予詭

抵括奪竈玩峯擲勢駭屢或笑而排或眇以觀昨塵子  
壇今誰干寓茗亭製嫵越喉若辱彪炳磅礪萬古一吐  
主人儕歡學徒識步鄰但開畝有噴而譽一子不來必  
親于屨一日不逢必矻于慮四序回皇若加媽婢一眨  
十年莽焉各驚較餞君儕予乃殿作自茲以來飄雲溘  
露趙唐熊徐宿艸颯墓胡天不惠復促君馭君外怵恨  
中纏嬰慕羈味百辛茹之無斃抱偉心雄終爲世錯大  
璞纘疑嬋姬翁妬嗟乎蒼蒼返化蛻骸非達所思奈何  
蹇儒人海倏渡鼎鼎百年去甘來苦欲竟滂辭愀咽莫  
訴其奈何哉而徒鏢痲嗚呼心數意氣無渝日月其除  
欲榜澗東哀笛憚賦靈無不之或楚冥厝庶幾瑰魂舉

杏廬文苑

卷八

十四

梧媿念尚饗

祭陶仲平文

於

維光緒二十有二年三月六日友弟諸福坤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仲平二兄大人之靈曰嗚乎惟兄之偉抱世所得而知惟兄之德性世皆能詳之而猶莫喻其微其昂藏磊落而邁往無前者非有熱于中而實欲顯其所爲其精粹純固而頓折不歆者非有激于中而實欲躬踐以厚其基雖以十一赴之秋駕鏃其翻而一豪無虧雖以數萬里之征輪役其形而百艱不嘻當太公之在養代家督以維持旣承昆以遙慰復教弟以雄飛逮砥鋒以周歷爰奉檄乎南陲夏府主而無閒試吏治以洞疑湛芒角<sub>蔭</sub>骨幹洵左右之攸宜泊大蔭之疊

杏廬文鈔

卷八

五

凋見星輝而遄歸迄飭離于楚澤遂轉饜乎遼師護儲糈于雪窖整絡繹之行輜彈未有之勞瘁痛無裨乎燿夷幸榆關之生入方緩轡以游嬉將戒途以莅次忽一瘡而遽騎箕豈壽命之固靳抑天時人事之窄軋齟齬而竟至于斯奈何輕百程斥萬金以榮潤乎戚族而曾不獲異時山林一日之娛頤聽勞薪之輓輓能無太息乎撓轅折軸之險巖溯妙年之徵逐固非尙乎文詞也覬星垣之聯采孰云不一瞋而零落以迄今茲也愴盡焉以自弔終牢落侘傺而亦無幾時也存塊骸而失翼輔將微兄之悲而誰爲悲也挽靈輻而一慟儻彷彿乎其來儀也尙饗



祭謝綬之文

同郡友弟諸福坤頓首敬告先友謝君綬之仁兄之靈  
去冬聞君之喪既哭諸寢門越十日赴拜乎靈輜逾年  
節近禁煙爲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下旬病中聞舉館有  
日弗獲與送郊原乃肅陳清酌時羞之奠爲位賓館再  
拜致祭于君曰嗚呼君何往哉毋乃上帝乏經畫之才  
將召君等數十輩儲之或百年鄭重以開蕩平之景象  
哉不然若君者目能營四海心能貞萬變體能耐百勞  
何竟十數年來餐不滿一孟臥不獲一寐遂至一旦嘔  
血而驟離塵埃哉嗚呼君之死誠逸矣其如百豪傑動  
無窮之槍斃吾君而既憂矣吾臣而既辱矣橫覽九

杏廬文鈔

卷八

十六

州又蠢蠢而獷獷矣以君臻服官之年曾不獲大展經  
綸廓清罔兩徒以一諸生切猶已之懷支撐擔荷其閒  
無所倚而無所傍亦千秋之異響矣謂君不出而功高  
于出謂君不處而望隆于處其大義大節宜足勞九重  
之數數嘉獎矣雖然以君生如此之勞其死亦未必逸  
也可想往者東事之興也曾夢與中興諸將上列星辰  
者馳驟于狂風暴雨中北海之北南海之南聚謀方略  
焉而愴悅則今之把晤歎歎應不知若何低徊而骯髒  
嗚呼與君交未及八年而其生平之大略固已瞭如指  
掌若其終身之孺慕推及之周廣雖古純孝之子亦何  
分乎下上至若友朋之私如予者相際則太元羹酒相



祭劉南墅文

維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某日友弟諸福坤謹具清醑之奠致祭於南墅仁兄之靈曰嗚呼大道日淪綱法一縷百沸妖簧曰師犬豕軍國殫痛鬻序市賈光怪新奇氣血機弩搏奪矯誣腦肥則監渾渾大圓充塞俛豎所以志士狂悲涕唾以兄之力與僕之腐鯁焉斟商藐哉一羽方謀握衣遊富陽宇曰觥其辭翼支厦柱如何蹇阻爽茲肺府方春辰良風日嫵煦飛書來招躡蹠也武旋往慰悼淡談未補但云祭謝子文無伍長至來翰購書僕數有奇有疑於菲有取起代之哀輿道得輔如何十旬時地乖午驟得凶耗心骨剖鳳落朝陽矚鵬不舞

杏廬文鈔

卷八

七

乃悟譽辭係息壤土聞兄櫻痾疊悲云徂鬼伯醜厲乃篡閔儒以兄之品翹出菰蘆境豐心歆厥守不渝河海紫陽塞絕潢汗松濱是師熊戴是孚私淑清獻遂彰其徒集刊西亭松濱書俱兄于軌轍初不爲迂上下胥手朱提巧剗奮齊其值司牧曰俞鄉邦瀾起資兄一壺槃才肆應蔽開顛扶往橐歸捆羣歡載涂兄于胞與初不爲誣始之枉存唐君實揄四年四晤鈞髮究圖孰云千古曾不瞋臚輒對唐君於邑搔顛兄年逾艾霜鬢一容少我三歲惟我肯首稽兄大耄曰宜壽耆躬躬其容吃吃其口欬中黃鐘芒涵樞斗劑之以味純乎元酒奈何擔荷行十得九重九之前才知病糾又云將痊勿藥无

咎思棹單舸傾談握手疢崇不減蹤舉輒紐爰訊以書  
鏡葩菽斲豈意筆端人天各走蓋去逝者五日之後水  
魄松颺虛空薜茑道之不昌惟正是培熒熒穉子慘慘  
遷婦欲瞑而訣情孰不厚側聆遺教無一曰苟曰不愧  
作生成何負至哉衷言盡發豐蔀惴惴我心異時北牖  
如渝此箴卽忘要久敬薦椒馨放辭琚玖庶幾靈兮翩  
焉挹受尚饗

杏廬文鈔

卷八

九

祭費吉甫孝廉文代

嗚呼大化何私人生易脆匪獨悲君君尤可喟維君篤  
生世德所萃溫慈懇愷敦倫崇紀世俊家祥蔚然偉器  
學惟主誠鍾氣冶志謂造極途中途忽萎載揖靈幃難  
斬情系枚君梗概口碑約誌有睟其容有肫其誼蘊和  
韜光砥德淑粹匪如自矜耀華擢慧振滯扶顛體物真  
摯匪如自封傲譽市義藻鏡朗虛燭照不滯曾不雌黃  
囂然激厲幹濟堅強有任必濟或中隔閼克綽調劑飫  
人沃醪克己剗蔽天理人情洞豁于遼身世坎珂變難  
方熾奉母挈弟去險卽易早登萃科復捷秋試數踏長  
安終策蹇騎謂弟顯揚勝已得意友于恂恂近今寡二

杏廬文鈔

卷八

三

兵火焚邑公功是累宮廟殿閔載殫勞勩淑風世暢續  
培根柢惠蕤續紛美蔭同憩春回痾瘠澤浹槁髀耳目  
不迷輒以心泊逮新厥居小隱吳市散懷頤真樂方未  
艾孟陬之旬雨雪方霽著屐相訪歡飲靡悴孰云一眨  
先我入地酬答從容忽以瘖繼豈爲勸姪瘵傷鬱愀奈  
何櫻疵神氣遽蛻行路吁咨親朋茹淚一訃驚呼悸魄  
如醉君之弱息子孫攸妻泰岳云積經筭莫飲忽忽青  
陽茫茫素思行自眷懷榆蔭有旣舉懷激昂企焉破涕  
達觀不疑順命而俟倖毋貽羞以報夙契度幾欣然髣  
髴來嘖

